

（續）○標契約關係。並於當日派員至工地，完成遂離與接管工地之程序。在這份解約新聞稿中，國工局特別指出，金門大橋工程（105-1標），因承商國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施工遲緩，工程進度持續落後，經依評估，國工局特於今年五月廿五日，發函通知承商，將於今年六月廿九日依契約規定，終止與承商間金門大橋工程（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於日前發佈新稿，嚴重表示，國工局已於今（105）年六月廿七日，發函通知承商，將於今年六月廿九日依契約規定，終止與承商間金門大橋工程（

（續）○標契約關係。並於當日派員至工地，完成遂離與接管工地之程序。在這份解約新聞稿中，國工局特別指出，金門大橋工程（105-1標），因承商國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施工遲緩，工程進度持續落後，經依評估，國工局特於今年五月廿五日，發函通知改善，限承商於三十日內，改善進度持續落後擴大之情形，如未具體改善，將按本工程契約「R.C. 契約終止、接管工地及救濟」之規定，予以終止契約及接管工地。孰料六月廿五日改善期屆滿日，經國工局會同監造單位，至工地確認進度落後改善情形，確認結果：承商非但未能有效改善工進，落後進度竟由今年五月廿五日之「8.7%」，持續擴大至「10.5%，承商履约能力不足事實甚為明確。據此，為接續金門大橋工程進行，國工局已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議，將採「最有利標」方式重新招標，如期完成金門大橋工程之興建。

金門大橋！這麼向被譏諷的大橋，如今竟成如此景況，任誰都無法輕忽之；漠視之。唯今之計，我們認為凡關心金門前景者都應認真深思：「最有利標」之內容及立意！因為，凡有志者都應明白，這座大橋不僅僅是金門大橋，更是未來之路：泉州之橋頭堡。因此，切莫以輕忽的態度看待之。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國工局未來重新招標之方式，宜改弦更張，祛除最低標之方式，而應著眼於能否「完成任務」之能力。未來接通海上絲路：泉州之橋頭堡。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國工局未來重新招標之方式，宜改弦更張，祛除最低標之方式，而應著眼於能否「完成任務」之能力。未來接通海上絲

甚者，金門大橋工程與招標之意是否有關？亦應一併進行檢討，也只有如此，重新招標才有可能是重新招標「最有利標」之初衷。也只有如此，才是期日完成金門大橋最切題、最節省之方式。

技术經驗，在符合國安考量下，建議適度開放陸方參與此項工程。

金門大橋至今如此，非大破大立才可，我們期許相關單位，切記天變不足懼，唯畏人心不定！而攸關咱金門未來之大橋，吾人若不關心誰來關切？因而呼籲所有關心金門之人士，共同來關切、監督此事，早日完成金門大橋之世紀工程！

論金門大橋重新招標



營區活化 路平專案 除藻滅蚊 提升醫療 照顧弱勢 打造閱讀島 營造親鳥環境……

縣府縣務會議 縣長針對縣政多所指示



記者翁維智／縣府報導
金門縣政府昨召開105年第6次縣務會議，由縣長陳福海主持，包括就任後首次參與會議的副縣長吳成典、秘書長林德恭、縣府參議鄉鎮首長、一級單位主管及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出席。
正義這個前提下，本案目前所擬條文仍多屬通則性的規定，且符合各縣市一般性的操作原則，未來仍有部分條件資格及適用彈性可在施行細則中補強，另有關施行細則之規定也應就目標群體採面對面溝通，取得實務性的修訂意見，以符實需。

第二案：審議訂定「金門縣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對於獎勵辦法的起草，陳福海說，本案的立法精神是對的，大家的動機良善，立場也一致，就是要為地建構更友善的環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執行面上能產生多大的誘因，應以實例進行分析、研判，避免造成浮濫開罰現象及衍生相關民怨，政府可為

再則，針對清除湖庫綠藻及消滅病媒蚊工作，陳福海說，堅持做對的事，是他施政的主要理念。因此，不論是除藻或滅蚊都應從源頭抓起，避免到處救火。而湖庫綠藻的產生原因更須具體查實，該分期改善的工作，取得實務性的修訂意見，以符實需。

第三案：審議訂定「金門縣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草案，對於獎勵辦法的起草，陳福海說，本案的立法精神是對的，大家的動機良善，立場也一致，就是要為地建構更友善的環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執行面上能產生多大的誘因，應以實例進行分析、研判，避免造成浮濫開罰現象及衍生相關民怨，政府可為

對此，陳福海表示，在形塑居住

會中除聽取各單位報告上次議案決議執

行情形，也就三項議案進行討論，第一案：審議訂定「金門縣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對此，陳福海表示，在形塑居住

會中除聽取各單位報告上次議案決議執



「我能走出一個時代投下的陰影，但很難走出一個時代留下的憂傷。」這是俄國流亡作家蒲寧，獲得諾貝爾獎時的感言；這份陰影和憂傷，似乎也隱藏在許多金門人的血液之中。

常聽老一輩的人說故事，談起生活的艱苦、戰爭的恐怖、流離的滄桑以及生死線上的掙扎，果真不存在

海洋之歌

◎邱英美

任何快樂的記憶。隻身走過曾經屍橫遍野的戰場、地雷警示標誌上觸目驚心的骷髏頭，是多少人童年的夢魘。這些極深層的情感，在金門藝術工作者的作品裡，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來。「有人說我的繪畫很blue，但它忠實反映現在的我，我彷彿被許多看不見的枷鎖綑著，正努力想要掙脫。」一位旅台畫家的告白，時時縈繞在我的心頭。

翻開世界史，20世紀的三大災難—猶太大屠殺、廣島長崎原子彈、南京大屠殺，死傷無以計數；一部中國近代史，自抗戰到國共內戰，到1949大遷徙，流離失所者超過1億人。當人們遭遇巨大悲痛之後，面對這般無情的歷史，難免形成揮之不去的陰影，所謂傷痕文學、傷痕藝術，泰半在那樣的時空下產生。然而，歷史的最大生命力，在於大浪淘沙，如何揮別過去，迎向新生，才是真正豁達的歷史觀。

年輕時住在陽明山下，内心澎湃的，卻是對大海的嚮往。海景變化無常，無論日出或日落，艷陽或陰雨，漲潮或退潮，巨浪或無波，海，總展現其最大的包容，把所有看似的衝突與對立，全部溫柔地收納其中，坦然健康的流動不歇。

坦然是一種胸懷，把自己放在天地之間，我們將發現世間的許多缺憾和不幸，絕不是單一事件或人所造成，而是源於許多細微複雜的關係，以及無法抗拒的諸多因素，坦然接受逆境，才能獲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真正自由。

今年五月加拿大亞伯達省森林大火，失火面積超過1萬公頃，上千棟房屋毀之一炬，小鎮瞬間成為廢墟。政府大聲疾呼「趕快逃命！」民衆被迫收拾細軟，展開十萬人大逃亡行動。在逃亡的過程中，人員車輛依序排隊，不爭先、不搶道，一切井然有序，沿途並

有人供應石油、食物、貓砂、狗糧。面對一夜之間失去所有，沒有人抱怨，也沒有人乘機發國難財，當地媒體報導「在災難面前，加拿大人沒有過度驚慌，他們沒有把自己的需求置於其他人之上。」

最令我感動的，是近幾年國際石油業表現不佳，以生產石油為主的亞伯達省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屢創新高。遭此劫難，居民卻能謹守秩序，互相幫助、互相關愛，沒有發生任何偷竊或搶奪的行爲；這些善良美好的人性展現，鼓舞我們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大陸流亡作家劉再復說：「我的眼睛的成長，就是越來越看清這個世界，並被這個世界所激動。」他最終獲得的信念是：歷史厚愛著漂流的生命，放逐的流亡者，卻因此走進了世界的深處！

世界的深處是愛，這份愛，也蘊藏在人性的最深處，它能帶領我們走向廣闊無邊、溫暖無比的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讓我們與海一同歡唱：「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我不禁又想起我的畫家朋友，不知他是否已把自己身上那些看不見的枷鎖，留在浯島家鄉，還給無所不包的海洋。

【金門現代詩人選】

黃龍泉論

◎黃克全

其次，抒志表意的緣情論因為魏晉時代的重人的品鑒，而更加強了作者因素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份量。這是我們必須要明瞭的。

以下，我們便就上述兩種觀點，綜合來評鑒黃龍泉的詩文本。他的詩依題材可概分為三，一是愛情，一是自然，一是鄉情。我們各試舉其一兩種作品評。關於愛情詩，且先看這首題目叫〈春之笑聲〉的短詩為例：

淨化凝聚汝眸間的風景 昇華為靈
我誠摯做一澗溪的護堤
一波一浪一個火種 踏著烈燄
圍繞媲美的山巖 即使
所有的流水涼向大海
我安心在顫動的永恒裡上升
做為妳神聖巍峨的血脈

火旋舞 飛騰
覆住我 煙烈為靈
引燃
蓓蕾怒放的聲浪
疊進妳酩酊的永恒

淨化凝聚汝空間的呼吸 昇華為神
我誠摯做一澗溪的護堤
一波一浪一個火種 踏著烈焰
妳的美貌是春天美麗的笑聲
子夜的相思
是一條決裂洶湧的大河
而既被目為兩岸
我榮耀於守護的崗位
「我」前後分別「淨化凝聚」汝，昇華為靈，為神，「淨化凝聚」用在這裡，語意不大明朗，

但應該是正面肯定、禮讚之詞。依全詩文義，這是一首對女性，或某位特定女性對象的仰慕及相思的情詩。把這對象昇舉為神、靈，視為一永恆的象徵，當然是甘於自我俯伏的。二者看似不對等，而不對等的愛情隱喻著沒指望，或者意義的貧乏。但黃龍泉的高明處，是把二人暗喻為自然之物，我是護堤，妳是溪流。這裡，溪與堤岸都是意象沒錯，但依形式主義，或結構主義者看，詩的形成主要不在意象——這點稍後再講——黃龍泉把人比喻作自然，使得這份情愛關係有了「必然性」的依存，減少了這份關係的貧瘠。

他的詩作，乍看下有點淡，一般說來，淡的作品多傾向模仿論，緣於既然偏重外物的客觀描摩，主觀自我情感就偏廢，或說逼抑住了。但黃龍泉他走的卻是強調自己的抒意緣情的表現論。

西方的模仿論，在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一書中集其大成——亞氏繼承並發展了赫拉克利特以來藝術模仿自然的唯物論傳統。依中國詩學傳統語彙，我們把模仿論稱之為「物色」，或「感物」。「物色」顧名思義，就是對外在名物形象的描模，可是，從「感物」此一語彙，我們就可以體察到，中國詩學傳統是偏向抒意緣情的，因為溯源物色論的起點，即魏晉年代陸機的《文賦》：「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瞻萬物、落葉、柔條……等等物色，卻是歸於「歎逝」，歎逝就是一種緣情了。

其實再往前看，春秋戰國年代的《詩經》就有緣情的契機了，如首篇〈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兩句是物色，是模仿，但不過是為引發後兩句。後兩句則是緣情了。只是這時候，對外物的描寫不物色，叫「興」。而六朝以後，中國詩學走向緣情的傳統大抵就根本定調而成爲大宗了。

前面說形式主義或結構主義推翻詩以意象為主的認定，渠等認為意象並不能左右詩的特色及歷史。那麼，假如「意象」主要不在詩這上面發揮功用，那又在哪裡呢？他們認爲主要是用在實用語言上，實用語言的特色在簡短、約定成俗、習慣性，他們把這稱之為意象。而詩，卻正在消除這種意象帶來的習慣性，在延長和加強感知的過程。所以說詩是一種「阻拒」的語言，讓讀者產生新鮮感，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經驗，每一次都是重新的閱讀。

譬如說杜甫說「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寫遙念故鄉及其弟，不管是他自己或別人，下回寫月亮，就必須另翻出新意才行了。這時你或者另抒別懷，或者就前詩題旨另翻出別意。如李白便改說「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行路難·其三〉），改抒涿世意）或者說「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贈孟浩然〉），改抒獨善自美之意）。杜甫自己也改寫「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改抒時空悠悠的慨嘆）或「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宿府〉），改抒自傷身世）或「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詠懷古跡〉），改抒歌詠王昭君）。其實形式主義者這點關於意象的主張，若放諸整個詩史，也就是說加上時間歷史的因素考量，會更顯彰明，也更讓人信服。即意象反覆使用，便失去詩意，成為實用語言了。譬如張九齡再寫了一首依月亮爲素材的懷人詩，他便這樣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望月懷遠〉）在本詩中，他並非以故鄉或某特別定點的月最好，卻以月亮之美是無處不可兼得的，因此反而勸那些「情人怨遙月，竟夕起相思」的人，「還寢夢佳期」。這便是我們所說的那「另翻新意」了，也就是形式主義者那種主張在詩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安排和處理

語言材料的新手段」的意思。

那麼，黃龍泉這首〈晨課〉「安排和處理語言材料的新手段」又在哪裡呢？首先，他把森濤竹韻比喩爲一曲曲歡暢（的歌）、醪香、不可言喻的詩、珠環玉珮等等，都具新意，但最具獨創性的是「打不散你的族類」的比喻，隱喻森林自然是生命族群。

黃龍泉文本中關於「鄉情」者，下面也試舉其

兩首：

彷彿是 高粱酒也要
東出料羅灣

所以啊 是如此可口

離情

說親朋友戚眉梢的皺紋

是那浪潮紡織的

女人多舌的本事

怎敵那杯蓋狼籍

酡紅的臉頰

血在歌唱

女人啊 妳可知情

當年 春雨是一場夢境

傳說一縷美名

酩酊如大鴻之焚燃

十年 像一次美麗的失蹤

如今 春泉的氣候奔湧

出了料羅灣 風浪雨霧

南臺灣的陽光 伴著長長旅途

這酒

便不算奢侈了 （〈酒在歌 血正濃〉）

秋 未來

漢野荆棘爭吵著一項危言

在山

在谷 在風在浪在森濤在竹韻

在年輪

陣陣飢餓從髮間溢起

一點煙

一絲煙

一堆煙

莫然回首

蒼蒼鬱鬱化滿目瘡痍

委實不便說明什麼

森濤竹韻

燦爛得很春天

一毫火苗

團團風就這樣吊著它走

走 走

也飄也盪的

且雕飾那一張臉

綴枯頰如秋末更甚秋末

想必 火也懂得植根

不斷 伸蔓

對上對下對右對左

想必 一株樹苗

也是 如此茁壯

（甚至 森濤也懂得什麼是

鄉愁

一點火苗呢？） （〈焚〉）

同樣的，請以緣情論和形式主義的觀點來檢視這兩首詩，這裡作一次試驗，即讓讀者自己來品評吧！最後我們要提醒的還有兩點，那就是詩的文字屬於兩個大類，一是節奏，一是意義。當然這樣的分類法未免是有些粗疏的，因為意義本身可以顯示出節奏，而節奏反過來也可以暗示出某些喻意。其次，我們必須體察到，美學的對象不是藝術成品，也就是說，不是「意符」，而是在於「意指」，在於藝術的表現形式及其和讀者的相互關係。所以不妨這樣說：藝術就是意符加上意指，二者綜合互動的結果。

黃龍泉詩的形音律兼美，他棄文從教，站在「文」的角度，金門詩壇失去一位優秀詩人，當然很可惋惜，還好他明後年就要從校長職務退下來了，祈願他能再重拾詩人的彩筆，再創一番新局面與新氣象。

當我喝下了濃郁香味，對長夜漫漫便毋須恐懼，即使是夢，也必定甜美。疲憊中，曾經因爲一杯熱咖啡的提神，而覺得活力十足；曾經因爲躲一場雨來到咖啡廳，而回想起年輕時愛過的男孩；也曾經因爲，在山巒起霧的冬天，喝了取暖的咖啡，而完全遺失勤勞感，只想要懶懶賴著的青春時光。

哪種咖啡是我青春最後的味道？

我能確定一件事，姐姐罹患血癌後，我變得害怕夜晚，因爲冗長的夜太冷，沒有甜味，又是那麼神秘，所以不敢睡去，怕醒來時，她只能是一場夢。

我感謝咖啡廣告，這許多年來，留給我深夜坐在客廳裡，中學時光的回憶。雖然姐姐還是走了，陪伴的畫面卻在印象裡，達到一種永恆。

抵達金門，按下快門。因爲走過戰火硝烟歲月的所有事物，都沉淪爲歷史，經不起旅人的崇拜與嚮往。只是，我規劃拜訪風獅爺的行程太過緩慢，至今尚未踏上金門島嶼，只能依照網路相簿與簡介醞釀心情。醞釀另一種生命的悲喜。

在悲喜中，我找到了畫面裡的街道，安安靜靜的，確實是古樸的式樣。林蔭大道呢？是否仍佇立在天地間？如果人間的緣分不會花開花謝，我們是不是就不會懂得離別？當年回眸一笑的年輕阿兵哥當然只在影像存檔裡青春永駐，連那文雅的姐姐也早已辭世。

金門的海，推捲著白色浪潮，一次又一次，不肯放棄上岸的機會。期許自己擁有潮汐的精神，把握住最佳狀態，可以看一看在歲月裡，站成英雄姿態，不畏風霜的風獅爺。

我喜歡喝咖啡，更喜歡與朋友家人一起品嚐。每一杯咖啡就像是一場磨黑夜晚的人生，

萬富苦澀地笑笑，爲了她，付出巨額聘金不說，母親遺留下來的金飾，也爲了讓她更有面子，全部當成了聘禮，如果再給她五萬元開撞球店，可說全部家當都花在她身上。

若從好的方面來說，婚後能與他共枕眠，替他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照顧家庭，所有的財產亦是夫妻共有，由誰保管都一樣；然若從另一方面來說，兩人無論從年齡、外貌、個性、交友、穿著……等等，幾乎都有很大的落差。

萬一她將來悔而不安於室，該怎麼辦？或是另有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宜而離開他，又該怎麼辦？除了搬不走的田園厝宅外，屆時他將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或許，這只是他個人悲觀的想法，應該不致於如此才對。況且，他是由媒人做見證，正式向黃家提親下聘的女婿，也是黃小紅如假包換的未婚夫。如果她想悔婚，卻又不能說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勢將難獲鄉親的認同。

但繼而一想，他應該以樂觀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才對，不應該鑽牛角尖。不可否認地，種田的確太辛苦了，每年的收成亦有限，如果爲了改善家庭的經濟環境，且未婚妻亦有做生意的頭腦和信心，他理應支持才對。儘管五萬元不是一筆小數目，但他一定可以籌足，錢，畢竟是身外之物，如何能博取未婚妻的歡心，或許比任何事還重要。

「萬富，你在想什麼啦？怎麼老半天都不說話。」黃小紅柔聲地說。

（一四〇）

